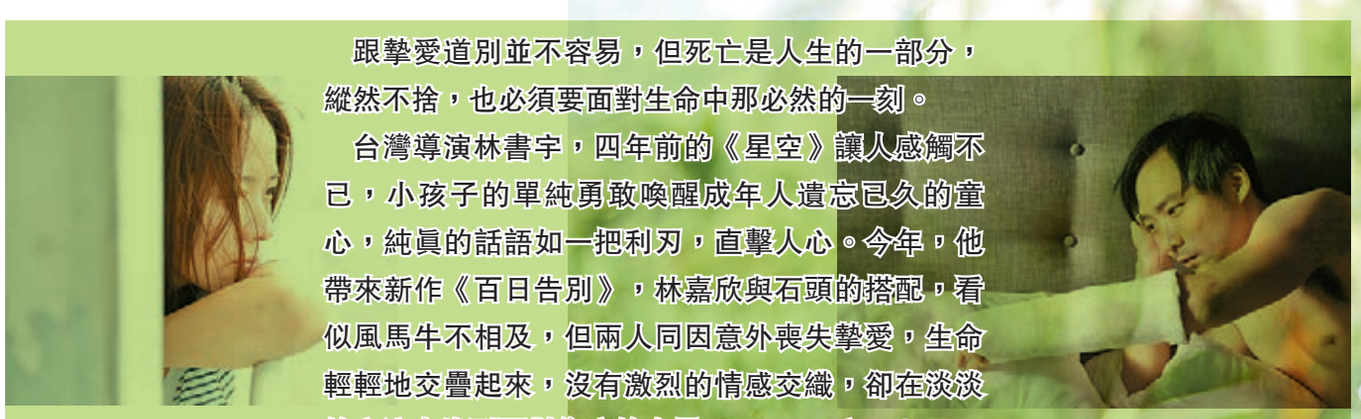
《百日告別》接納死亡 學會放下



跟摯愛道別並不容易，但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縱然不捨，也必須要面對生命中那必然的一刻。

台灣導演林書宇，四年前的《星空》讓人感觸不已，小孩子的單純勇敢喚醒成年人遺忘已久的童心，純真的話語如一把利刃，直擊人心。今年，他帶來新作《百日告別》，林嘉欣與石頭的搭配，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兩人同因意外喪失摯愛，生命輕輕地交疊起來，沒有激烈的情感交織，卻在淡淡的交流中找到面對傷痛的力量。 文：Christy

《百日告別》沒有雞湯式的療癒情節，沒有準備好的煽人話語，它不像一般電影講生死、講離別，反而是透過一場車禍，將事故親人的面孔放大，看他們如何面對死亡、如何放手、如何重回日常軌道。電影異常寫實，林嘉欣飾演的心敏本來與未婚夫倒數着結婚的日子，已安排好蜜月旅行；石頭飾演的育偉與妻子過着平凡的小日子，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到來。然而世事難料，一場猝不及防的連環車禍奪走彼此摯愛，剩下的人生活大亂，他們築起高牆，躲在角落，等待時間沖淡一切。

眞實經歷改編

以往看電視劇，不乏生離死別情節，主角在愛人死後迅速投入下一段戀情，轟轟烈烈再愛一回，不然就是雞湯滿滿，透過出走感悟生命，傷痛來得快去得快。沒有失去過，很難想像失去的模樣，或許，連想像都不敢。陳曉蕾兩年前出版《死在香港》，書中提到「死亡只是個人的結束，對亡者的家人來說，死亡才剛開始。」她透過一個個訪問，揭開死亡的面紗，教大家了解死亡、接受死亡。《百日告別》亦是導演林書宇的一次自白，片中男女主角的遭遇，正正源自其喪妻經歷。

三年前，結婚十二年的妻子離世，林書宇的生活被打亂了，他失去了重心，大受打擊。妻子去世一百日，他開始執筆，細訴這段百日經歷。在事發時，他如片中兩位主角一樣，忙着處理後事，天天到殯儀館守着。那些日子，他接觸了一位女士，看着她悲傷，看着她上山做頭七，他知道女士和他在同一天失去摯愛。日子一日一日過去，他努力生活，卻處處碰壁，情感找不到宣泄口，每天恍恍惚惚，直到第四十九日，他決定要站起來，好好生活。第一百日，他回山上完成儀式，不自覺尋找這位女士的身影，這段日子他得到朋友親人的支持、鼓勵，但他知道，最明白自己傷痛的是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以此為基礎，他寫下兩個陌生人用各自的方式療傷的過程，從抗拒到接受，有時間的洗禮，有內心的掙扎，有溫暖的話語，如同林嘉欣最初所說，為亡者所辦的儀式其實亦不斷提醒生者，要學會放手，學會接納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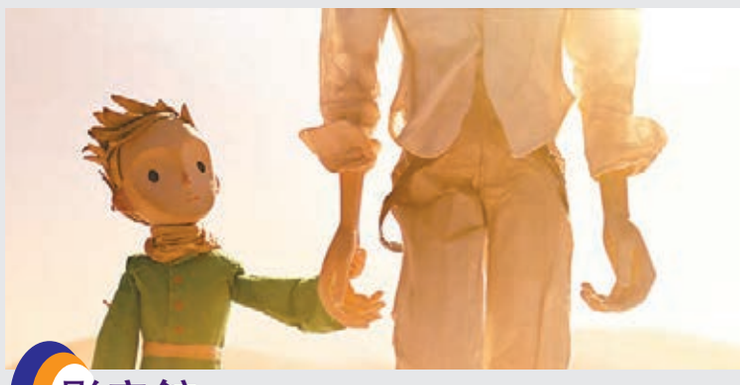
各自面對悲痛

關於摯愛離世的電影並不少，西方有《留給最愛的情書》（P.S. I Love You），日本近期也有《再一次．愛你》，兩者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前者寫丈夫離世前寫定十二封信，讓妻子每個月讀一封信，引導她向前走；後者則以搞笑幽默的方式，寫丈夫離世後靈魂一直留戀塵世，他放心不下妻兒，用自己的方式去守護他們。至於《百日告別》，沒有事先準備好的書信，亦沒有不現實的靈魂再現，只能倚賴自己重新站起。

心敏放不下未婚夫，將準備好的喜帖留下來，穿起丈夫的衣服，看他留下的漫畫，並按計劃去沖繩度蜜月。她隻身到海邊，按照小簿子的行程遊覽，在品嚐完美食後在簿子上評分，直到她跑完最後一家店，簿子最後一頁寫着新婚之旅圓滿結束，她突然一顫，傷感油然而生。育偉在妻子離去後，不願碰她的鋼琴，他與同事上床紓解壓力，並按着妻子的行事曆，將教琴的學費還給學生，每天過得行屍走肉。

兩個人都想過死，或許每個失去摯愛的人都有過相同的想法，但他們沒有下重手，活下來了。心敏在沖繩聽了老太太一席話，恍然大悟，直到還漫畫給未婚夫的弟弟時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這是她在未婚夫死後第一次掉眼淚。育偉一家一家還學費，最後在學生彈的蕭邦練習曲中，突然釋懷。

電影由蘇打綠的阿龔負責音樂，除了重新演奏蕭邦練習曲、貝多芬及莫札特的奏鳴曲外，亦有幾段原創作品，節奏簡單、平實。譬如心敏打開卡片的音樂、結尾的配樂等，餘音裊裊，既配合角色的情緒，又留下空間讓觀眾解讀。而片中多次出現的佛教誦經畫面，喃嘸喃嘸的聲音伴隨着心敏與育偉的心境變化，從模糊到清晰，彷彿也不斷地提醒大家應該放下了。



影音館

文：大秀

《小王子》星際公路電影

早前在臉書上看到朋友Post電影版《小王子》的預告片，心想，啊，終於輪到你了！《小王子》於1943年正式出版，至今全球銷量高達兩億本，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ery乃法國貴族出身，戰前為預備役飛行員，二戰法國淪陷，他流亡到北美洲，在生病及生活壓力下，完成他短暫寫作生涯裡的三部重要作品，當中包括《小王子》的手稿。Saint-Exupery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在創作《小王子》之前，一段有關撒哈拉沙漠的飛行經歷，引發他創作《小王子》。電影由執導過首齣《功夫熊貓》的Mark Osborne主舵，由他的兒子Reily Osborne為小王子配音。

電影的製作班底，雲集歐洲與美洲的最強陣容。而在其原創歌曲及原創音樂方面，就集合荷里活配樂大師Han Zimmer和Richard Harvey，再加上法籍女歌手Camille組成的鐵三角陣容！電影在香港還未正式上映，但在法國，五月在康城影展隆重登場後，已於七月開畫，電影原聲大碟也在差不多的時間推出。全碟有25個樂章，Camille獻唱其中四首，包括〈Equation〉、〈Le Tour de France en Diligence〉和〈Suis-Moi〉兩首變奏版，曲風清新簡約，結他伴奏加簡單鍵琴和敲擊樂，童話又夢幻。整體原創音樂的基調也是輕巧、躍動，以管弦樂為主，跟Camille獻唱的大相逕庭，有傳統迪士尼動畫配樂的感覺。沒有經營特定主旋律，大概核心就是兩首〈Suis-Moi〉吧。

老實說，即使作品如此強勁，可我沒真正讀畢《小王子》全書。以飛行員作為敘述者，憶述他六年前因飛機故障被迫降落撒哈拉沙漠遇見小王子的故事，對比Saint-Exupery自身經歷，果然有趣。小王子來自另一個星球，在抵達地球之前，他到訪過一些星球，在途上遇見國王、虛榮的人、酒鬼、商人、點燈人、地理學家、蛇、三枚花瓣的沙漠花、玫瑰園、扳道工、商販、狐狸以及敘述者（飛行員），見聞結合心路歷程，本來就是公路電影材料！可惜，Saint-Exupery卻無福消受《小王子》的成功——1943年他返回戰場，於1944年懷疑他駕駛的飛機在地中海附近發生意外失蹤，直到2004年疑似當年飛機的殘骸連同應該是他個人物品的一隻手鐲在馬賽被發現……

觀影記趣

文：張錦滿

音樂主導電影

■《山河故人》

六月中豆瓣網公佈「高分電影榜」，涵蓋272部作品，每部都至少得到二千位豆友的高分評價，而中國黑白經典電影只有費穆的《小城之春》和吳永剛的《神女》兩部入選。十月中，吳永剛的《神女》在荃灣大會堂放映，我不管路遠，趕去觀賞，當晚全場座無虛席，識貨人士比我更不怕山長水遠。

阮玲玉這部1934年的默片固然是其代表作，而吳永剛的導演技巧亦有板有眼。該部經典乃少數幾部復修的中國電影之一，經過卞匯濱的剪接，劇情流暢，沒有畫面多餘，並不煽情。

今次放映由香港演藝學院老師羅偉倫與畢業生羅堅作曲，並由新加坡華樂團現場伴奏，當晚由葉聰指揮。能受得起大樂隊現場演奏的中國電影不多，這部經典是其中之一。在適當的音樂襯托下，電影控訴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加強了感染力。此回觀影經驗難得，其樂趣可能不及多年前在澳門所看到現場音樂伴奏的《波特金戰艦》，但已不俗。《神女》內容較單調，今次放映的版本加了引子，以歷史影像交代當時上海的情況，也提及本片的藝術成就和地位。

杜琪峰近期導演的3D大製作《華麗上班族》，乃罕有的華語音樂劇，上映時無聲無息，更沒有掀起話題，很可惜。全片在室內搭景拍攝，舞台場面調度相當風格化，視覺豐富，觀賞性高，效果做得理想與否見仁見智，但我欣賞其勇氣。劇本放在今天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大機構裡絕不違和，呈現職場殺人不見血的緊張關係，而羅大佑的音樂與林夕的歌詞，都很配合劇情。羅大佑的音樂創作，與時下流行曲不同，側重理性，不求悅耳。杜琪峰欣賞和信任羅大佑，才會出現現在這種不會成為K歌的作品。

而賈樟柯的《山河故人》亦利用音樂帶動劇情，一開場，山西汾陽縣一群大媽大叔跟着英國樂隊「寵物店男孩」的名曲《向西行》來跳舞。這不尋常的一幕反映1999年中國在世紀交接時刻的情況，人們就算不向西（方）行，也會向西（方）望。到2014年，片中又響起《向西行》一曲，這個時候中國上上下下已經向西行了。人民崇尚物質，大家都嚮往西方。

西方物質主義大大破壞人際關係，此時影片響起葉蒨文的廣東歌《珍重》，強調要珍惜親情。時間很快來到2025年，山西媒老闆已移民澳洲布里斯班，居於高爾夫球場旁邊的別墅。那時，家庭已破裂，父子親情不再，而葉蒨文廣東歌《珍重》又響起，已成另一回事。

《山河故人》以英國樂隊「寵物店男孩」的名曲《向西行》和葉蒨文廣東歌《珍重》來點題，恰當描畫中國人這幾十年的生活、思想變化。賈樟柯的選擇，真是神來之筆。

視事追擊

文：洪嘉

武士老師半平太

偶爾我們需要讓自己開心，譬如說，看一齣喜劇，看偶像，或盡情地FF一番。新一季的日劇完全可以滿足FF的需要，視乎你要的是小鮮肉還是近來流行的大叔控。

錦戶亮主演的深夜劇《武士老師》是其中可以讓人放鬆的小品，而追求刺激與張力的，則可看《下町火箭》。

《武士老師》改編自同名漫畫，故事描述幕末創立土佐勤王黨的武市半平太在切腹之夜突然發生異象，待他清醒時已身處現代。

這是一齣穿越劇，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那些時代的錯摸與誤讀，也可以預計男女主角的感情線發展。而半平太進入新時代後的反應，如對社會價值觀的反差，對新事物的好奇等，也毫不意外地為觀眾帶來愉悅感。

有趣的是穿越的並不止是半平太一人，還有識於微時的坂本龍馬——由神木隆之介飾演的幕末英雄。龍馬在半平太剖腹後兩年穿越，卻較半平太早一年來到現代，於是我們看見已經非常習慣現代生活的龍馬與尚在摸索的半平太的相遇。

當然，劇名既稱為「老師」，來到現代的半平太也要像幕末一樣擔起導師的職責，只是現代的他更像是臨時託管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授業的老師。

即使是小品，劇集也有沉重之處，比如說半平太面對時代變遷的不適應，比如孤獨，都為劇集帶來絲絲的傷感。雖然這種傷感稍縱即逝，卻醒目地標示了半平太自豪的那個年代，有某些特質已經沉淪喪失，而生活在現代的人沒有自覺。

《武士老師》裡小孩子總是較成人簡單，孩子可以很快便相信半平太來自150年前的時空，大人卻總是輕蔑，否定和不願意相信。不論是什麼時代，我們都得面對同樣的成人問題。